

春節演唱材料

第二輯

兩個心眼（話劇）

黃化嶺（話劇）

一件棉襖（話劇）

喜事臨門（皮影）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PDG

目 錄

✓ 兩個心眼	1
✓ 黃花嶺	14
✓ 一件棉襖	45
喜事臨門	59

兩個心眼

趙羽翔

人物：

任大爺：——合作社飼養員。

卞二嫂：——社員。

佈景：台左是卞二嫂的家，門前有株柳樹。台右是合作社的臨時小倉庫。後面有段殘破的土牆和沒有扉的大門。

幕啓：場上無人。少頃任大爺手中央裸煙捲，由門外走進來，他打算到卞二嫂家找火柴把煙點燃，但走到窗前見屋中無人，又退了回來。

任大爺：啊，卞二嫂子沒在家呀……（遲疑了一下，將煙捲收起來，思索了一會兒）哎，馬也餓飽了。閒着也是閒着，找點活兒幹幹吧！（走進倉庫去）

〔少停，卞二嫂繫着圍裙由屋中走出。〕

卞二嫂：（精細地）唉，是誰在窗前一提就沒了？（向四外張望了一下，見無人，將欲轉身回屋，這時聽到倉庫裡有聲音，疑惑地愣了一下，忽然發現了任大爺的影子，她警覺地忙將身子躲到樹後，在監視倉庫裡的動靜）他又不是保管員，在這人都不在家的時候，一個人跑進倉庫裡幹什麼去了？

〔任大爺抱着一個小口袋，從倉庫裡走將出來。他向卞二嫂家望了一眼，便大步地向門外走去了。卞二嫂隨着他在相對方向繞着樹轉了一圈，見他去遠，然後走出來。〕

卞二嫂：他抱一袋子什麼玩意，賊目鼠眼像怕見人似的？（仔細地猜測着）啊，能是硫安嗎？（跑到門口，探出

頭去，望着任大爺的方向）是疏安！叫我猜對了，是疏安！他還正彎着腰往地裡撒呢……（走回來）這是怎麼回事兒？他能偷……不是偷，不咋拿它往自己菜地裡撒呢？再不，就是我看錯了？（又跑到門口仔細地看了一下）沒看錯，一點也沒看錯，他的菜地就挨着那棵彎彎柳……再不然，是主任答應他拿的？可也當不住，主任是他的姑爺……不能，那他幹麼還偷偷摸摸的呢？（走到倉庫前看了看）他光把鎖頭掛上了，沒鎖。這還想幹啥呢？（沉思片刻）是偷啊，這還有啥說的？老任頭子，你咋幹出這樣事來了呢？還偏偏叫我碰見了，怎麼辦呢？睜一隻眼睛閉一隻眼睛就當沒這碼事嗎？不行，這是社裡的東西，也有我一份，（解下圍裙來）我得找主任去。

〔她將圍裙送進屋去，然後向門外走去。她將到門口見任大爺走來，爲了再看他個究竟，躲之不及，便隱身在門柱後了。任大爺走到倉庫前，伸手去拿鎖，她想趁機溜出去，剛一邁步，不小心碰倒了一根木棒子，將任大爺驚了一跳。〕

任大爺：什麼？

卞二嫂：（若無其事地走出來）啊，我想抱點柴禾，碰倒了根木棒子。

〔任大爺停止了開倉庫的門，向她走來。〕

卞二嫂：（旁白）我試探試探他。任大爺，忙什麼呢呀？

任大爺：呆不住，找點活幹幹唄。我還有啥忙的。

卞二嫂：啊，餵飽牲口有工夫啦？

任大爺：多嘴不幹多嘴就叫有工夫……

卞二嫂：那可該歇歇啦，這個活……（使勁地盯了他一眼，像要看穿什麼似的）這個活可不該你幹哪！

任大爺：你還不知道，叫我呆一會兒，那比蹲監獄還難受呢。人家都修壕去了，你咋沒去呀？

卞二嫂：（旁白）他還往外支我呢。

任大爺：（拿下耳朵上的煙捲）有火沒？二媳婦！

卞二嫂：（譏諷地）啊喲喲，這一會兒不見，任大爺還抽上洋煙捲啦？衝你有錢買這玩意呀，可不該……（遞過火柴，又盯了他一眼）嗯，就該有錢買……

任大爺：（抽着煙，咳嗽了一下）這是我外甥前天打城裡來，臨走扔下兩盒煙，我哪有閒錢買這玩意，怕攔乾巴了，沒事兒咕噪咕噪嘴唄。說實的，我還抽不慣這玩意呢。可是，剛才你上哪去了？我想找個火，看你沒在屋沒敢進去。

卞二嫂：喲，怕啥的？用火你自個就進屋拿唄。家裡沒人，你還能“偷”走點啥咋的？

任大爺：（咳嗽兩聲）你是個心細的人，真要碰巧了少點啥玩意，也當不住尋思到我身上啊。

卞二嫂：喲，不做虧心事，怕的哪份鬼叫門哪！再說，你是個老進步，縣裡都掛名的模範啦，（溜一眼倉庫）要你命也不能幹出這等事來呀，那多丟名譽……

任大爺：（笑）我是這麼說說。（掏出一隻煙來）來，抽棵煙吧！別扯沒用的啦。

卞二嫂：（雙關地）抽煙可惹咳嗽呀，任大爺！

任大爺：（覺得話不對頭）嗯？（縮回手來）

卞二嫂：沒什麼。（接過煙）你忙着吧，我得上我大姐家去給孩子替個鞋樣去。（關上房門，然後逕自走下）

任大爺：（奇怪地看着她的背影）這是什麼意思？（滅了煙蒂，向外掃了一眼，然後走進倉庫）

〔卞二嫂出去後，在沒人看到的地方停下來，見任大爺果真在她不在時又進了倉庫，便躡着腳跑回來，躲在房山處，目不轉睛地盯着倉庫。〕

卞二嫂：嘿，怎麼樣？我可不是沒根的瞎猜他，剛才看這院沒人，他明明想進倉庫來的，一下子看見了我弄個煙捲說找火，自個給自個下了台階，後來看我出去沒影了，他又緊忙進了倉庫，這不是作……

〔任大爺拿個紙包和鋤頭從倉庫走出，連頭也沒回地出了大門。卞二嫂從房山處走出來。〕

卞二嫂：這不是“作賊心虛”是什麼？要不的，方才我拿話點他，他能一會兒咳嗽兩聲，一會兒臉上白一條子紅一下子的嗎？（到門口向任大爺去的方向望了望）哎呀，他真是胆大包天了，這回又拿了包菜籽在那大模大樣的種呢。（走回來）咳，以往你在大夥眼前竟咋誇口了，主任批評我的時候，你動不動的還幫個腔，你倒走的正一點呀！這回呀，誰叫你不走點了，該我給你揭揭底了，不的，你也不知道領我的情！（欲下又止）哎——他是主任的老丈人，我給說出來能行嗎？要好了，我落個沒不是，不好，以後他還不得給我小鞋穿哪，倒惹他記恨我……算了！偷社還偷我的了？輪到我身上還沒個芝麻粒大，何苦放四眼不交交兩眼的？（坐在樹下）再說，這又是社裡種完大田剩的，攔着也沒用，拿點使使也算不了偷，也不過檢點米湯剩飯啥的，還能把社刮窮了咋的？（但又不甘心）可這……這不白白叫他

檢着嗎？咳咳——（靈機一動，忽地站起）一張桌子待不出兩樣客來，有他拿的沒我拿的！（忙到門口看看，見無人，馬上轉了回來）對，一開會不就叫大夥向他學習嗎？那好！有修路就有走道的，有開頭就有跟着的……（向四外張望一下，然後急進倉庫，馬上拿出一袋硫安來）等天一黑，我就撒地裡去！（忙送進屋，片刻走出，見無人，長吁一口氣，放下心來）這麼做也沒啥不對的，就是主任知道了也不要緊，要批評我呀還有老任頭呢，要覺着老任頭是他丈人哪，不好意思批評，也得裝模看不見我……（忽然想起）哎呀，我叫鬼迷心竅了咋的，我菜地都種上三、四天了，小芽都快鑽嘴啦，也用不着這玩意了，這要叫我當家的知道也不能讓啊！（欲進屋又止）咳，多上肥料，秧棵不長的好嗎？等天一黑……不行，都說這玩意有勁，上多了該把苗燒死了。（急忙走進屋去）

〔任大爺扛着鋤頭從外面進來，一直奔向倉庫。卞二嫂抱着硫安剛邁出房門，一眼看到任大爺在倉庫裡，急忙轉身回到屋去，恰在這時任大爺走出，已發現了她。

任大爺：二媳婦，你等等……

〔卞二嫂裝沒聽見，將房門關上。任大爺遲疑了下，向她家走來。

卞二嫂：（故做鎮靜地迎出來）啊，要火呀，任大爺？

任大爺：不。

卞二嫂：有事兒？

任大爺：剛才你沒看誰進倉房啊？

卞二嫂：（略爲驚慌）這……（馬上鎮定下來）我上哪知道去，

我才從我大姐那回來，咱倆脚前脚後進的院。

任大爺：怪了，大天白日還能出鬼？

卞二嫂：咋的，出什麼事了？

任大爺：少了一口袋硫安呢。

卞二嫂：（旁白）頭一個拿硫安的就是你！看你怎麼說。

（向任大爺）啥時候沒的？

任大爺：就是剛才。要沒人拿去，它可不能自個長翅飛了就得。

卞二嫂：是呀，耗子可也馱不走那玩意就得了。

任大爺：這麼說，想必你知道誰拿去了吧？

卞二嫂：嗯。還親眼看見拿的這個人了呢。

任大爺：你不說，剛從你大姐那回來嗎？

卞二嫂：反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事唄。

任大爺：你說什麼？

卞二嫂：我不說你自個也知道。

任大爺：咳，我又不會掐算，怎麼能知道。告訴我，那個人是誰？

卞二嫂：你要非刨根問梢的不可呀，我就跟你說了吧。可說出這個人來，你別……

任大爺：咳呀，二媳婦，你今個是怎麼的啦？咋盡說半截話呢？

卞二嫂：要叫我說呀，咱們心裡都明白就得了，聲揚出去與誰的面子也不光彩，鴉雀無聲的就當沒這碼事就完了。

任大爺：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卞二嫂：還沒尋思過味來？（別有用心地）好，我問你，就沒了一袋嗎？

任大爺：（肯定地）一袋。

卞二嫂：不對吧？

任大爺：我剛才看過的。（欲去倉庫再查一下）

卞二嫂：行了。用不着現去看了，我一說，你就明白個七八成了。剛才呀，有一個人是先來的，他看院裡沒人，就偷着拿走了一袋。他也沒想想，草棵裡說話大道上還有人聽呢，就叫別人看見了……

任大爺：（急切地）沒抓他？

卞二嫂：沒有。你咋非得叫我挑明呢？

任大爺：（惋惜的）沒抓呀……

卞二嫂：（以為他已明白了）嗯，沒抓。那個人尋思告訴主任吧，也不能把他咋的，自己啥也撈不着還落個得罪人。一尋思，這也不能算偷，用着了使使，都是一樣的社員，有開頭的怕啥，他也就……

任大爺：也就照樣拿了一袋子疏安？

卞二嫂：這回明白了？

任大爺：（氣憤地）明白了。

卞二嫂：這不就完事了。

任大爺：這第二個人真是混蛋！

卞二嫂：頭一個人也不是好東西！

任大爺：他不抓他，也照樣跟着拿？

卞二嫂：那也不能光興頭一個人拿呀？

任大爺：要都這樣下去，那就有好瞧了，你拿我不管，我拿他不管，都照樣拿，咱社五十多戶，還有個完嗎？

卞二嫂：誰叫有起頭的了？

任大爺：那就糟了，有了起頭的就拿？那社的膠皮車呀、牲口啊、新農具、畜牧場啊，不都得叫這號人拿光了

嗎？到了後尾橫豎連房上的瓦片都不能剩下！

卞二嫂：這都怪頭一個人。

任大爺：你為啥非咬住這頭一個人不可呢？

卞二嫂：這一說他應該拿。

任大爺：我沒說應該拿。

卞二嫂：這不就結了，那也不能光說那個跟着拿的不對。

任大爺：我是說他應該勸說他，或是批評他，再不的整到社員大會上叫大夥教育教育他，……就這樣，你不讓我，我不讓你，大夥的財產大夥守住，這樣咱社的底子才能越積越厚，像小燕壘窩似的，光興它往一起，不興敗壞。

卞二嫂：看起來，你還沒懂啊？

任大爺：我早懂了。這就是咱社的一股邪氣！不知怎麼養成的？甕着別人拿社的東西不管，也跟着拿，還覺這是光明正大、應該應分的事！其實沒想想，大夥的東西你憑啥拿呢？就是一個米粒不應分到手的拿自己家去了也得算偷啊！……好了，這是明理，你比我懂，我不跟你噲噲了，你快告訴我那倆人吧！是誰？

卞二嫂：（不解地）聽你說的，就像外人的事似的。你不怕丟醜？

任大爺：啊——“家醜不可外揚”是不？你是社員，我是社的馬倌，（環顧左右）這兒沒外人。說吧！

卞二嫂：唱的不咋的，裝的可怪像的……

任大爺：（生氣地）別打活路語！

卞二嫂：（直盯着他，見任大爺欲語）就是你！這頭一個拿疏安的就是你！裝什麼好人，當我不知道呢？

任大爺：（萬萬沒想到）什麼？你說什麼？！

卞二嫂：人真是個怪物，光知道有嘴說人家，外表裝進步，說起話來天官賜福，咋就不拿鏡子照照自己呢？
（儼然如正派人物，氣憤地走進屋去）

任大爺：（恍然大悟）啊——怪不得她說話盡拐彎？咳，我心眼太直了……（大笑起來）可這第二個人呢？（略為思索）不用說了，這第二個拿疏安的……（向屋裡看了一眼）二媳婦，咱們爺倆的話還沒說完呢。（向屋走去）

卞二嫂：（急忙走出）還有啥事，就在這說吧。

任大爺：這頭一個拿疏安的就算是我，可那第……

卞二嫂：怎麼說“算”是你呢？連菜籽你都……

任大爺：好，好，就是我。

卞二嫂：（為解脫自己困境，反來安慰他）任大爺，這可不是侄媳婦安心跟你過不去，實在是你逼着我說出來的。你也不用着急上火，只要你自個不願找醜丟，我也決不能給你抖落出去，往日無冤近日無仇的，反正人心換人心的事，你知道就行了……

任大爺：忘不了你……

卞二嫂：其實，你不記恨我就行了。（欲躲）我還得上我大姐那再給你侄替個鞋樣去……（欲進屋）

任大爺：可我還不知道那個人呢。

卞二嫂：任大爺，你咋不會壓事呢？你攤上我這樣人了，沒跟你過不去，幹啥還追問那個人呢，怕事關不大扯呀？幹活去吧！我走了。

任大爺：（堅決地）不行。

卞二嫂：啊，我明白了。你是不是怕我說話不保準，一旦嘮

嘔出去，怕與你顏面不好看，抓個“墊背”的，也多少掛掛面子？那可想拙了。你放……

任大爺：不，我怎麼拿的疏安，一會兒我當你說清楚，你叫我上大會上講也行。可這跟着拿疏安的，我是非要知道不可！（狠狠地盯着她）

卞二嫂：（心虛地）你緊盯着我幹什麼？從打爬出娘胎我就沒動過人家的東西！連針鼻這麼大點的我都沒碰過……

任大爺：你這可是不打自招了。我說你拿了？

卞二嫂：什麼？我連疏安是黑的是白的都沒看見過！

任大爺：（胸有成竹地）肚子不疼就別怕喝涼水！不是你，告訴我那個人吧！（進一步地）那人是誰？

卞二嫂：（自知脫不掉，另生一計）那好吧。可我不能當你說，實在要問這個人，你找主任去吧！（威脅地）我把剛才的事都一塊抖落抖落！

任大爺：（略為躊躇，然後將計就計）當主任講更好了。（逕自走下）

卞二嫂：（慌張地）唉呀！這個人咋這麼死心眼子！要不了就是他沒偷？不能啊，那明明是他的地……（鎮定下來）不管怎麼的，抓賊不得要賊嗎？我叫你捺不住我手脖子！過那河脫那鞋，主任來再說……（忙到屋中拿出疏安來，但走到倉庫門前，大吃一驚）啊？他多嘴把門還鎖上了？（情急生智）好，趁沒人，把它倒豬圈裡去……

〔卞二嫂正欲下，被任大爺堵住。原來他就在她躲藏過的地方躲着來的。〕

任大爺：（譏諷地）啊——真沒想到，原來就是你呀？

〔卞二嫂驚叫一聲，袋子落地。〕

卞二嫂：（低下頭來）任大爺，咱爺倆可沒啥過不去的！

任大爺：是呀，往日無冤近日無仇的。可抓賊得要賊，不捺住手脖子不能承認哪！我不得不這麼做。

卞二嫂：（哀求地）任大爺，你不也偷——不說偷，咱就說用着點使使，拿吧——你不也拿了一袋子嗎？你撒到地裡的就算撒了，我向天起誓，還是那句話，決不給你抖落出去。我拿的我送回去……給我鑰匙吧！

任大爺：先不能給你。

卞二嫂：我都讓了你了，殺人也不過頭點地唄……（見他仍不允，撒野地）不行？好，要撕破臉，誰怕誰？告訴你，別尋思主任是你姑爺，就有了仗恃了！我有腥味你也不乾淨，這叫一條線拴倆螞蚱，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你！告訴主任去吧！我用社裡一袋硫安使使，犯不了槍斃！

任大爺：咱得把話弄清楚，我可一沒偷社的，二沒拿社的。

卞二嫂：這一會兒就不認賬了，那硫安和菜籽叫你整哪去了？

任大爺：那是給社裡種的。

卞二嫂：（冷冷地）啊，你是馬倌，還帶給社種菜的，真是老進步啊！

任大爺：你沒看見種完了地，大夥又忙着修壕去了嗎，我餵飽馬沒別的活，不能耽着社的菜地撂荒着……

卞二嫂：這謊撒的真圓全。給社種菜可把硫安撒到你自個地裡去了！

任大爺：那是社的菜地。

卞二嫂：我不是來串門的，糊弄不了我！合作社的菜地在這房後挨劉升的地，你的菜地在那邊，在村子當腰，你剛才是在房後種的還是在哪種的？你當我是瞎子呢！

任大爺：這一說，昨晚你又沒開會去？

卞二嫂：有一個去就行了唄，還得全家抬？揭了你底沒話說了，又拐到這上來教訓我了？

任大爺：這就怨你自己了。我和合作社換房子了，你還沒聽說吧？

卞二嫂：（不解地）換房子？

任大爺：對了，換房子了，連菜地也換了。

卞二嫂：（驚異地）我不信。

任大爺：我沒撒過謊。去年合作社三十六戶，今年五十二戶了，冷丁增這麼多人，這三間房叫你們就佔了一間半，社裡住一間半哪能夠用，要開個會，連人都裝不下，沒看，這幾天盡在我們家開嗎？

卞二嫂：合作社不張羅今年在這院蓋五間正房嗎？

任大爺：那是以前核計的。昨晚開會，大夥都說有錢不能先用到這上，再說人也倒不出工夫來。大夥跟我說，我那三間房給社正好。你知道，我那房子是共產黨給我的，為了大夥方便，我有啥說的，換過來，合作社還省筆錢。就這麼的，連菜地也換了。

卞二嫂：（不知所措地）哎呀，你咋不早說？

任大爺：你也沒早說出來呀。

卞二嫂：那你幹嘛偷偷摸摸像怕人似的？

任大爺：那是你心裡有鬼，看見個繩頭當長蟲。

卞二嫂：（無可分辯）任大爺，今後咱就隔壁住着，你就

當沒這回事吧？……你，你可別告訴主任……我，我知道錯了……

任大爺：（嚴正地）那你得自己到會上說去。

卞二嫂：（吃驚地）啊？非得逼着我去丟人？（哀求地）任大爺，誰也沒抱誰的孩子下井，你就不能高高手了？

任大爺：這不光你一個人的事兒，也教育教育那些隨便拿社裡東西的人。

卞二嫂：（絕望地）好吧，誰叫我犯着了！自己的夢自己圓！我說去……（痛悔地）我的心哪，心叫鬼迷住了……（狼狽地跑進屋去）

任大爺：你心沒叫鬼迷住，是對社對家存着兩個心眼了。（拿起疏安送進倉庫）

——幕落

（轉載“劇本”一九五五年九月號）

黃花嶺

舒 慧

地點：山村。

時間：深秋，摘梨的季節。

人物：

宋二嫂——孀居，二十五歲。

宋福山——宋二嫂的大伯子，四十歲。富農。

福山妻——宋二嫂的大伯嫂，三十六歲。

李洪奎——生產合作社主任，三十歲。

李春堂——洪奎的親老叔，社員，五十歲。

佈景：

在一個山溝溝裡。

上屋是嶄新的三間石頭磚房，門窗都油着一層藍色的油漆。乍一看挺新鮮，仔細一瞅，使人感到厭惡和俗氣。西房山是馬圈，卸車放大轆轤車的地方。這就是宋福山的家。

東邊有兩間土平廂房，雖然因經年未修房簷稍頹，但很整齊，舊式古老的花格窗戶，窗紙上貼着窗花：很精緻的鬥雞和睡貓。房簷下掛着梨乾、玻璃葉和鮮紅的辣椒。靠東邊的房門前，有棵古松，樹底下有塊大石頭。松樹的枝杈搭在房簷上就好像是看家松一樣。

周圍是羣山環抱。山頂子上頭有翠綠的松柏，夾雜着楓樹的紅葉，以及葉子將落的各種果木樹。

開幕時：

院內靜悄悄的，天空籠罩着一層鉛灰色的雲層，太陽

放射着微弱的虛光，太陽周圍有着一連幾層的大風圈。山區的深秋，年例都要來場大風，只要誰家晚摘貨，就必然遭上這場狂風的災禍。

少頃，宋二嫂匆匆走上，她上身穿着魚白色的布衫，上邊補着補釘，下身穿着一條藍色褲子，雖然不新，但漿洗的很潔淨。頭上梳着光溜溜的疙瘩髻。

她還年輕，但眉目間却含着愁苦的神色。她打開自家的門，拿出一個摘梨的小筐；覺着不夠用，向上屋走去，走到福山窗前，猶豫了一會。

宋二嫂：（小聲）嫂子，嫂子，在家沒？

福山妻：（掀開窗戶）噢，是二妹子。

宋二嫂：嫂子，社裡來十幾號人，摘梨筐不夠用，把你們的借給使使。

福山妻：哎呀，筐倒有，不知道讓你大哥攔哪啦，唉，要在眼前，借使使還不中嗎，咱妯娌分甚麼你的我的！

宋二嫂：啊，那我到別家借借。（要走）

福山妻：（不懷好意）二妹子，李洪奎可真向着你。看你梨沒摘，隨後就派社裡人幫你摘來啦。

宋二嫂：嫂子，要是大哥在家，組裡調配來勞力，我能用人家社嗎，趕的也巧，你看那大風圈，這場風就到了，不叫社裡幫忙，我哭也哭不上溜來呀。

福山妻：（探聽）這回你快是社的人啦。是嘛，誰不往高處走呀。

宋二嫂：（一楞）嫂子，我還敢往那上頭想？要勞力沒勞力，要錢財沒錢財，人家社裡要我幹啥？（看看筐）我得走啦。

福山妻：（意味深長）真的，你快去吧，人家還等着你呢！